

二次 遗 书

THE
SECOND
SUICIDE
NOTE

汪彦中
—
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二次 THE SECOND 遺 SUICIDE NOTE 书

汪彦中 |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二次遗书 / 汪彦中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7

ISBN 978-7-5594-1399-4

I. ①二… II. ①汪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82970号

书 名	二次遗书
作 者	汪彦中
筹划出品	九志天达
责任编辑	姚 丽
策划编辑	后 超
责任监制	刘 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印 刷	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字 数	200千字
印 张	9
版 次	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594-1399-4
定 价	39.80元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症候 ____ 001

复活迅猛龙 ____ 039

二次遗书 ____ 063

警车之王 ____ 101

失控的动物园 ____ 135

寻找希尔 ____ 177

异变 ____ 225

贩卖人生 ____ 269

症 候

又是一个下雨天，雨量不小，不过还是有不少市民顾不得撑伞，围观过来，纷纷拿起手机向楼顶方向拍照，小巷里的人越来越多。

巡警绷着脖子大喊：“都让一让！这热闹就这么好看？”虽然巡警那么喊，警车却再也不能往前半步了。

贾迪黑着脸走下警车，使出吃奶的劲儿才挤到了巡警身旁。

“满世界都疯了。这是第几起了？”巡警问道。

“搞不清。”贾迪抹掉脸上的雨水，仰面朝上望去。

天台上，一个男人坐到了边缘，两条腿正在空中规律地晃悠。通往天台的门已经被反锁，只好等消防队来拆；可消防车这会儿还堵在主干道上。

巡警问贾迪：“有撬门的工具没？”

贾迪双手一摊：“我哪有那玩意儿。”

“嘿，你手上的石膏够结实不？要不去试试？”

“滚。”贾迪拍拍左小臂上的石膏：“拿来揍你倒是够用。”

那人坐在高达23层的天台边缘，悠闲地晃着脚。贾迪心想，这位多半是精神有些不正常。晃着晃着，一只拖鞋掉了下来。有位市民伸出手想要接住，周围的人立马欢呼了起来。

“还是不是个男人，想跳就跳啊！”

“越下越大啦，赶紧跳吧，我还要回家收衣服哪！”

随着另一只拖鞋的落下，现场的气氛越来越热烈了。巡警大吼道：“都闭嘴！什么素质！”

消防队员们拉着气垫，好不容易才挤进了巷口，却被一辆卖瓜的卡车堵住，他们急得破口大骂。贾迪无奈地摇摇头，又朝上面看去。

天台上的那个男人自言自语了一会儿，接着双手伸向空中，身子一低，头朝下就翻了下来。人群顿时鸦雀无声，大家眼睁睁看着他在空中打着滚；“咣当”一声巨响，那个男人砸在了卖瓜车上，溅出了一大团水花。

自从两个月前因办案而摔下楼梯后，贾迪就一直觉得霉运缠身。

这个月，辖区内共发生十二起跳楼事件，有十二名跳楼者身亡；顺带砸死两人，砸伤五人，八辆汽车及十六辆电动车被砸坏。出院之后贾迪发现，调查这一连串事件的过程中，分局已有五人申请调离，三人辞职，八人跟领导闹翻，一人离婚，连一年一度的攒蛋大奖赛都停办了。

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在一点上：这些案件是自杀，还是另有内情？

一开始，贾迪对这份卷宗并不以为然，只管拿出岗位优秀标兵的素养来查案。很快，他就查到了疑点：最近跳楼的这名男子，在事发当天曾经与别人发过短信，称那天与自己的前妻在一起。然而他的前妻却否认了这点。

“我都跟你们说了几遍，那天我根本没见过他！”

“你跟他发的短信，我们可都看见了。”

“是啊，只是短信啊。我烦他，后来都懒得回他。他这人的心理太阴暗了。”他前妻脸上始终是一副厌烦至极的表情。

“那么，那天你到底在哪里？”

“健身中心嘛，都说过了。”

“嗨，是啊。”询问室里灯光很亮，贾迪隔着桌子也能瞅见她脸和脖子上的伤痕，“哪家健身中心，运动量这么大？”

“这……是我自己不小心嘛！”

验伤的结论是，这女人在最近几天跟别人打过架，身上到处是指甲痕。毫无悬念的重大嫌疑，完全可以直接申请提起公诉。但是，其他同事却像是在故意扫兴。他们找到了当天的治安监视器录像，录像中始终只有死者一个人：他独自离开居住的小区，独自走过街道，穿过商业街，又独自一人走上了那栋高层住宅楼。甚至在跳楼那一刻，有好事的市民在对面阳台上拍下了他坠楼的全过程，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人。

当然，健身中心的录像中并没有他前妻的身影。有对夫妻可以作证，那天他前妻正在他们家打架。一场关于丈夫和妻子、情人的三方矛盾，在当地居委会和派出所都留下了翔实可靠的记录。

倒霉的贾迪亲自找大队长交谈。队长摁摁太阳穴说：“别再烦我了，我都准备结案了。”

“瞎开什么玩笑。”贾迪拿起桌上的香烟，说道，“疑点多得跟苍蝇似的。再给我俩礼拜。”

队长一把夺过烟盒：“干什么？还敢不听命令了？报告我都给你了，那上面局长都签字了嘛！那个死者摆明是精神分裂患者。”

“他从来没有过精神病前科，熟人也证实了他的言行举止一向正常：不抽烟、不喝酒、不吸毒，也没有网瘾。”

“医生说了，他老婆把他甩了，这就是诱因！你小子之前失恋的时候，不也是疯疯癫癫的？”

贾迪立刻眉毛倒竖了，说道：“这扯不上关系吧。”

“行啦。”队长摘了眼镜，一屁股坐了下来，“不管啥案子，你都觉得像谋杀，侦探动画片看多了吗？尽早结案，尽快给群众一个交代。整天被网民骂的滋味，你不懂。”

“是吗？嘿嘿。”贾迪终于逮着机会，举起那份挺厚的报告书晃晃，“十二名死者，个个都是精神病。你们写出这种报告公布出去，谁看了不骂？”

“怕什么，这都是权威医院的专家医师给鉴定的。”

“这样啊。”贾迪翻动报告书，“可这十二个‘病人’，全都在同一家医院看过心理医生。这还不算共同点？”

“废话！我们市里就属这家脑科医院最大，共同点个屁。”

“好，有道理。那么，”贾迪死盯着队长的眼睛，继续说道，“这十二个人的主治医师，全是同一个人，这也算是个屁吗？”

每个死者的挂号记录，贾迪都搞了过来，根据上面注明的挂号时间，结合脑科医院这几个月的专家门诊值班表，硬是查出了每个人的主治医师姓名。

“找这个专家看门诊的时间，和跳楼自杀的时间，中间相差都不超过一个月。十二个人都是这样。”贾迪一边说着，一边用左手的石膏轻敲桌面。

“人家可是拿国家津贴的专家，怎么可能……”队长勾着头，重新戴上眼镜。“你从哪儿搞来的医院内部资料？”

“这甭管。我就问一句：让查不让查？不让查，没问题！反正挨骂的不是我。”贾迪又拿过烟盒，点火大抽起来。

队长看着贾迪吞云吐雾的得意样，叹了口气，什么话也没说。

面对贾迪开门见山的质问，徐大夫一句争辩也没有，只是反复地说：“我得承认，这确实是个不幸的巧合。”自始至终，他都以一副和善的笑容来面对对方。贾迪的感觉是，自己这一整套降龙十八掌全打在棉花堆上了。

“我是真想不通呀。徐大夫，我们的局长跟你是不是有亲戚关系？怎么就能放你过关？”

徐大夫呵呵地笑着，让身旁的女医生又给倒了一杯热水，喝了两口，说道：“局长跟我倒也有过一面之交……我并不是很了解警察如何办案，但确实不能说我有嫌疑呀。那十多名患者患有较为严重的幻觉症，我虽不才，也是省里面不多的幻觉症专门研究者。所以，省内患者大都会转交到我这里来。而我所采取的治疗方法，当然也是通过审批，并且已经被国内外专业机构所共同承认的。”

“可是他们都死了！”

“嗯……我们每个月都要有一两百名患者前来治疗。我想这其中，也会有些不能完全治愈的不幸的人。”徐大夫慈祥地望着他，“这就好比，每天都有许多癌症病人去世，也不能就此怀疑治疗癌症的医师都是杀人犯吧。这种想法也太……”

坐在一旁的年轻女医生不禁笑了。贾迪狠狠瞪了她一眼。

“哦……那看来是我没文化了。原来世界上所有的幻觉症患者都会死于自杀。原来如此，看来应该改名叫‘自杀症’。”

“从科学的角度，我确实也无法解释。也许闷热的夏天和连续的降雨令他们感到忧郁，也许是现场市民的阴暗心理造成的负面影响吧。”

皮糙肉厚的老狐狸，贾迪心想，必须得出点杀招了。“我是个粗人，对精神病人也没什么研究。不过我听说徐大夫你的治疗方法很特别，都是催眠疗法是吗？”

……

“可我死活也查不到，咱们国家对于催眠疗法有什么权威的承认。也有可能我是文盲，国家的规章制度我没看懂？”

徐大夫的笑容终于有些僵硬了，他转头看看女医生，又看看一脸得意的贾迪。

“催眠是有的，但只是一种辅助的手段，用来摸清患者的某些心理特征。我不可能光凭催眠就能治好病人的。”

“催眠能不能把人弄疯？能不能逼着一个人去跳楼？”

“不会的，不会的。”徐大夫摇摇头，用手捂住自己的额头，

“整个过程就是做梦，就跟睡觉一样……醒了就没事了。”

很好！贾迪的心里甜滋滋的。牌局已经到了关键阶段，是时候把大小鬼一齐打出来了。他用右手在裤兜里费力地掏了半天，拽出一只U盘，高高举了起来，对那女医生说：“你帮我一下，把里面的东西给大夫看看。”

女医生不情愿地接过来插进电脑，里面显示出一份文档。

“上周末那名死者留下的日志。听说是你让患者养成写日志的习惯的吧？真是个好习惯！”

日志内容不少，有几千字，死者在徐大夫处接受治疗后的全部心路历程都在其中。

这人与妻子离婚后，时常在家中听到妻子的说话声，有时还能看见门口有妻子的高跟鞋，于是怀疑自己精神出了问题，找到了脑科医院的专家门诊寻求治疗。然而，自从徐大夫给他做过治疗后，其病情反而加重了：他会在各种场合见到妻子的身影，吃饭睡觉，上下班甚至买菜的路上都能看到。他渐渐由恐惧变成习惯，接着开始尝试和“妻子”交谈。起先“妻子”并不理他，后来态度慢慢好转，开始同他“说话”；最后，根据日志的记载，两人居然和好了，无话不谈。于是他也不去上班了，整天坐在家中，同“妻子”卿卿我我。

“注意这一段，徐大夫。”贾迪手指着屏幕，读道，“‘我不知道这些都是真还是假，但是我首先感觉到自己是很开心的。徐大夫也跟我说过，说她会回来的。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治疗的一部分，最起码我又能天天看着她。真好。’

“再看这一段。‘她说她知道自己错了，自己很幼稚，说她再也不去找那个狗男人了……她说她明天想陪我逛逛街，还想跟我一起回我们俩的母校看看，像当年一样，一起坐在运动场的高低杠上看夕阳。唉，我都好些年没回母校了。’

“看到这篇的日期了没，大夫？正好是他跳楼前一天。你知道我怎么想吗？我觉得吧，那天他确实是坐在杠子上了。只不过不是什么高低杠，而是楼顶的护栏！”

漂亮的最后一击！两位医生的脸全都变得煞白，比他们俩身上的白大褂还要干净。

“我，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警察同志。”徐大夫的表情总算是丰富了，眉毛全都耷拉了下来，神态实在是无辜而又可怜。“我不知道他居然有这样的日志……让患者写日志，是让他们对自己有个客观的观察，我是从来不会去看的……”

“没事。最起码你的催眠效果很生猛。”

“不可能啊！催眠只是用来发泄心中的负面情感，绝不可能影响人类的感官和现实行为！”

“别跟我说这个啊，我没文化，听不懂。”贾迪笑着拍拍石膏绷带，“要不，你给我也催眠下？我不怕，真的。”

牌局打完了。贾迪拔掉U盘，看到徐大夫傻站在原地不动，心满意足了，转身推开办公室的门，对那女医生说道：“这位姑娘，我想上厕所，麻烦你给带个路。”

女医生薛霖和贾迪冒着雨走进医院附近的湘菜馆，点了几道招牌菜，大吃起来。

“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这家菜的味道还是没变嘛。就是价格越来越贵。”薛霖说道。

“是啊，而且服务态度越来越差，服务员的手指全浸到汤里了。”贾迪从菜里拈出一根头发丝。他放下筷子，嬉皮笑脸地说道：“晚上有空不？我请你吃寿司吧，没有地沟油，保证不让你发胖。”

“少来。”薛霖只是哼了一声，“你还想让我帮你什么忙啊？前几天帮你搞值班表，差点被人看出来。”

“那是小意思，别担心。后面可能会让你作证，证明是那个老头子搞出来的什么催眠治疗法。”

薛霖愣了一会儿，也放下筷子，瞪着贾迪，“你总是看谁都像坏人！知不知道他是我的老师啊？而且我都跟你说了，所有的催眠都是我和他一起操作的。”薛霖的神情有些慌乱，“我哪儿知道会变成这样……只能算是一起医疗事故，对吧？”

贾迪哈哈大笑：“不是一起，是十二起！说不定后面还会有更多！人命关天，这可是刑事案件哎，姑娘。”

薛霖没心思吃了，一手托腮，一手拨弄起勺子来。

“那你还会帮我跟警察说清楚？”

“不会。你已经不是我女朋友了，我不需要避嫌。”贾迪捧起饭

碗，遮住脸大吃着。

薛霖思考了一阵，抬头说道：“我想起来了。这事儿应该不是我们搞出来的。我记得有几例患者在来这里催眠之前，就已经有很严重的幻觉了。”

“那也是你们让患者病情加重了。何况催眠治疗本身就是违规的。”贾迪琢磨一会儿，低声说，“你就说是那大夫治疗的算了。你自己也是实习医生，不算主谋。”

“那怎么可以！”

“要么，你就跟我结婚，领导就不会让我再查下去。这样就会以自杀来结案。”

“不行！你又在图谋不轨了，这可是人命关天啊。”

队里同事拨打了贾迪的警讯通，急匆匆地向他通报最新情况：有位市民跳入了高铁南站的铁轨意图自杀，幸而被及时救下；这个市民似乎是精神有问题，被救下后只是胡言乱语，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。贾迪眉头紧皱，放下电话；同时，他看到薛霖也正在通电话。

“有个在我这儿看病的患者，回家之后发病了，自己跳下了火车站月台。”薛霖紧张地说，“难道又是……”

贾迪肯定地点头，站起来喊服务员过来买单。

“我叫李响，今年42岁。今天早上我一起床，发现自己迟到了，我家的闹铃被我媳妇给关了，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关。我自从当了部门经理，还从来没迟到过呢！我就赶紧下楼准备开车去公司，结果

一到停车场，车子居然也不见了！我媳妇自己有车，现在两辆车都没了，简直是莫名其妙！我打电话给她，她又不接。我回家找车钥匙怎么也找不到，只在茶几上找到她给我的字条。她说她不想跟我过了！

“我早知道这娘们儿在外面有暧昧的关系，本来没工夫理她，现在她就这么跑了，车也给我开走了。我一下子就慌了，然后发现我的钱包、抽屉里的现金，全都没了。银行卡里就剩下了两万多块钱，信用卡被冻结！我恨不得找到她后给她几巴掌。但是今天正巧又下了大雨，路上的出租车一辆也拦不着，我只能把家里的破自行车翻出来，骑车去她公司。等到了媳妇的公司，电梯居然在维修。我就这么倒霉！

“我爬楼梯上去后，找到了她办公室的人，但她办公室的人说她来了又走了，刚去了地下停车场。我心想她这是要跑。那还了得！我拼命下楼去追。进了停车场，我才走几步，地上居然有个大坑，我一头栽了进去。等我爬起来，就看到前面有车子朝我开过来。我认出了那辆车子就是我媳妇那辆车，赶紧上去准备挡住她。

“突然，不知道哪里来的几只手，把我从坑里拉上来。我一看，是保安，就跟他喊：‘快帮我拦住那辆汽车！’你知道保安说什么吗？他说：‘拦什么拦，那个是火车！’等我再一回头，我的妈呀，一辆火车就从我鼻子前面开了过去！我再看看，哎呀，这地方哪是什么车库，就是火车站站台嘛！也不知道今天是中了什么邪！”

贾迪慢悠悠地说道：“你确实是中邪了。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，电视台都来采访了，你家老婆没来找你吗？”

“她来个屁！”那人愤怒地捶打桌子，桌上的手机、钱包和字条等证物都在抖，“前段时间我开车被人撞了，在医院躺了一个礼拜，她也一次没来看过我！”

“杨先生……哦不，李先生，我们现在先不提她的事。我问你，自从那次车祸以后，有没有觉得头部有不舒服的情况？”

“有啊！本来我脑袋就磕了地，加上那个女人的事情，我这几个月来头一直疼，晚上睡不着觉，老是做噩梦。哎，就梦见我身无分文，什么都没了，就靠摆摊儿修自行车过日子，气死我了。”

“所以你就去脑科医院看医生的是吧？”

“唉？你们也知道啊。我就是找了专家门诊的徐大夫带我看的。”那人拿过桌上的钱包，翻出一张名片，“水平真高！我就在他那边睡了两觉，马上头就不疼了。不过今天这个事情一闹，我的头好像又疼了起来。”

贾迪拿过名片，确认名片是徐大夫的，用力点点头，交给身旁的同事们。他站起身，拍拍那人的肩说：“你放心，我们会派最好的专家来帮你看病。放松。”贾迪说完便走出询问室，去了隔壁房间。

薛霖站在单向玻璃前，一声不吭。贾迪对她说：“你也看到了，证据确凿。你去说还是我去说？”

她转过身，一脸的惨白。

“别发愣了。想想看嘛！从他接受催眠治疗开始，到今天正好是一个月。要不是保安和市民反应快，今天这就是第十三起命案。这个嫌疑已经是跑不掉的了。”